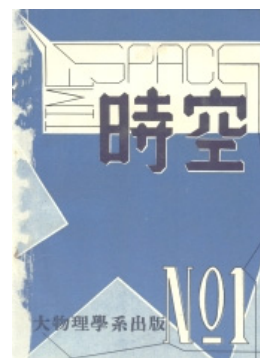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位天真的歷史工作者的

時空筆記



張幸真

2004 年春天，在高涌泉教授的引介下，我來到臺大物理系，抱持著科學史研究者到科學部落蹲點的心情，希望深化落實博士論文，進行臺灣物理史的田野調查工作。剛來的時候，高老師問我想從什麼題材開始，我到圖書館蹲了十幾天，看了不少書，也聽了些演講，也與系上老師聊了不少，想了很久很久。物理學家追求科學真知，總是往前看，與世界一流學者競爭，殘凋的花兒隨地葬，過橋的馬兒不回頭。然而，如何朝花夕拾，拾綴零落的吉光片羽，重現時代精神，正是歷史學工作者的責任。特別一期期閱讀《時空》後，我的心中燃起一股衝動，希望這樣的刊物能夠延續下去，希望後人能瞭解當年創刊學長的熱情，能延續那種迫切渴望追求物理知識的衝勁。因此，我決定從《時空》，這份臺灣最早的物理知識社群自覺性發起的刊物開始著手。

最早接觸到《時空》，是在 1995 年，顏晃徹教授去世後不久。外子當時負責編纂顏老師的紀念文集，爲了略盡心力，我到臺大圖書館找了《時空》創刊號，也到建國中學蒐集《建中青年》裡的顏老師文章。赫然發現，少年時愛讀的《科學月刊》的創刊人林孝信老師，原來和顏老師同班；創辦《時空》的那群人，當年曾經在大

學時代組了讀書會，出國後也是海外保釣的重要成員，他們日後也催生了《科學月刊》。有關《時空》創刊、《時空》與《新生報》的〈中學生科學週刊〉作爲《科學月刊》前身搖籃的故事，日後在我爲林孝信老師作的口述歷史時，他撫著重印的《時空》，充滿感情，娓娓道起當年的過往，印證了我的猜想。時光荏苒，當年創立《時空》、《科學月刊》的那群熱愛科學的青春少年們，林孝信老師因爲保釣，學業中輟，如今奉獻在社區大學、大學通識課程的科學教育；顏晃徹老師如今已是天人兩隔；劉源俊老師成了校長；倪維斗老師退休後去了大陸；蔡尚芳老師持續任教臺大……，多年後，各自花果飄零。儘管際遇不同，但是他們對科學、對土地的熱情至今依然不減，今天透過《時空》，重新檢視這群臺灣科學知識社群創立的刊物，當更有其意義。

開始彙整《時空》時，這份刊物已經斷刊許久，散落不全。在台灣大學圖書館的協助下，我開始集合總圖期刊處、社團刊物、臺大出版品三處的《時空》，也請系學會協助，最後乾脆寫信給缺期的該期編輯，請他們提供，特別感謝孟心飛教授等人的協助，終於把《時空》二十八期通通湊

齊，並且開始逐頁掃描轉化成圖檔。這期間，曾經遭遇到不少困難，最早我掃描的圖檔是存成 tiff 檔，檔案非常大，二十八期的《時空》，燒成光碟後將近二十張的光碟，備份的工作檔也幾乎灌爆物理系電腦室的工作站，我只好選擇性掃描，以文字為主，美編的圖樣省略。也曾在「盈月與繁星」BBS 站站長芋頭協助下，使用丹青 OCR 中文辨識軟體嘗試轉成文字檔，也動員過學生來義務校稿、修稿，因為效果不佳而宣告失敗。最後，在森林系林政道同學的介紹下，我開始嘗試使用自由軟體 Openoffice.org，將圖檔轉成 PDF 檔，解決問題。林政道知道我在做的事，無條件幫忙解決掃描、修圖上的各種疑難雜症，甚至，他也開始自願整理森林系的系刊。有一天，林政道翻閱《時空》時，發現自由軟體界會走路的神，謝東瀚學長，居然也是《時空》的作者之一，而且研究室就在我隔壁，興奮地在我研究室裡走來走去，卻又沒有勇氣過去敲門，我拉著政道過去打招呼，政道激動到幾乎說不出話來。當時，我們有個共同的夢想，我們都受惠於自由軟體，也感受到寫作自由軟體的那群人，長期默默奉獻的無私精神。因此，我們決定，不止要整理《時空》，讓它重生，也要盡力，讓它成為一個小小的開放性資料庫，承繼自由軟體的精神，讓未來研究臺灣物理史的學者、對物理有興趣朋友，都能無償使用。因此，如何讓《時空》上網，遂成為我的一項功課。

而今回想起來，整理《時空》那段日子，是我在物理系工作最單純也

最快樂的一段時光。那時，我每天一個人在巴哈的樂聲中逐頁掃描，修圖、校對，一頁頁讀著一屆屆物理人燃燒青春歲月的烙痕。傍晚時讀累了，常常獨自騎腳踏車到農場閒逛，躺在醉月湖畔的草皮上看書，以數位相機為二號館前那棵流蘇寫日記。夜裡，靜靜修圖，看書寫網頁，為《時空》的上網而努力。有次張主任來找我，看見我帶著手套，拿著針筒正忙著，張主任非常詫異，問我在幹嘛？我緊張地回答：「我正在幫噴墨印表機的墨水匣打針，補充墨水。」一面戰戰兢兢收拾殘局，深怕一不小心，墨汁噴髒了張主任的白襯衫，張主任聽完大笑，告訴我，物理系是個泱泱大系，沒人這樣做研究的，要我放手去作，經費上他會負責。在張主任及高老師的支持下，我們終於順利完成《時空》的整理工作，並將《時空》全集連同光碟，送交國家圖書館、臺灣大學總圖書館、物理系辦公室、物理系學會等處典藏。

一期期一頁頁展閱《時空》，我也漸次進入物理人的世界，感受到一代代物理人的理想、自信、悲歡與努力。《時空》不但提供大學部學生發聲的管道，也常見針對物理問題與物理書籍的深度論述，可以說是臺灣早期物理知識社群重要刊物。追尋《時空》作者的軌跡，也可以看到當時滿懷抱負的物理少年，如今都已是活躍的學者。為了寫就論文，我曾在總圖翻閱過許多學生系刊與社團刊物。《時空》最讓人不能忘懷的是，那種力透紙背的理想性。特別是早期的《時空》許多篇文章，例如如顏老師的文章，那

種文字間洋溢著對物理的熱愛與自信，以及物理人高度的自我期許，都不是現在一般的大學生能企及。創刊時期，苦悶的物理學子在封閉的環境中求知若渴，除了在刊物上展現自學的成果，更希望與海外系友取得聯繫，突破現實困境，知曉更多更新的物理知識。《時空》也不負眾望，很長的一段時期，一直是系友間聯絡的主要管道，海外系友藉此瞭解母系的動態，他們的捐助與鼓舞，也一直是《時空》持續出刊的主要動力。這股力量，也在保釣運動中，發揮其影響力，後來甚至催生了《科學月刊》。從《時空》出刊的頻率也可以看出時代的變化對物理系學生的改變。1965 年創刊後，以一年兩期的速度出刊，在 1970 年甚至出刊三期，其後見回復到一年兩期，一年一期。1977 年二十期後，轉為兩年一期，1991 年二十六期開始，進入停滯期。2001 年秋天，物理系遷入新館，《時空》停刊六年後，再次復刊，發行二十八期，緬懷故園情，也展望未來。之後又繼續進入沈寂時期。編者間也有過爭論，到底《時空》是爲了滿足師長系友的懷舊情感？是要展現物理知識？還是要真正反應學生的心聲？社會的開放，資訊的發達後，現今物理系學生關心的已不再是只是出國升學，他們也關心就學環境，如系上老師研究與實驗室介紹、交友感情、社團、文學與藝術，以及凝聚物理系學生精神的「物二之夜」。或許是時代的開放，或許是網路時代 E-mail、BBS 發達，資訊傳遞快速，學生發表意見的園地，更加寬闊，無論是 BBS 物理連線版、臺大物理系「臺大物理冷月流蘇 BBS 站」、臺大 ptt

站、各 WWW、甚至是個人的 Blog……等處都可常見物理人的文章。物換星移，《時空》已漸漸失去當年的功能。年輕的一代，不瞭解當年《時空》創立時的過往，也無法理解學長姐對這份刊物的深厚感情。

2004 年十月在外子的協助下，《時空》終於正式上網，因爲不諳電腦，只能邊學邊做，網頁簡陋了些，但總算完成心願。這一年來，也從「臺大物理冷月流蘇 BBS 站」時空版，看到前系學會學術組幹部李忠霖、江正天等人努力規劃，《時空》終於要在 2005 年底復刊。作爲科學史工作者，能親眼見到研究對象重生，我比誰都興奮，很高興能記錄下這歷史性的一刻。